



奋不顾身 爱上你

FENBUGUSHEN
AISHANGNI

伊达公主 ◎ 著

一颗玲珑心，一腔复仇泪，竟也能在乱世民国中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！
乱世奇丫鬟，邀你一起奋不顾身追求寒风中的爱恋。
继热播剧《来不及说爱你》后，
又一场演绎民国风花雪月的经典力作。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奋不顾身 爱上你

FENBUGUSHEN
AISHANGNI



伊达公主 ©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奋不顾身爱上你 / 伊达公主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 12
ISBN 978-7-5113-5068-8

I. ①奋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1976 号

奋不顾身爱上你

著 者 / 伊达公主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策 划 / 周耿茜

责任编辑 / 严晓慧

责任校对 / 孙 丽

装帧设计 / 顽瞳书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/ 17 字数 / 28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5068-8

定 价 /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**传真**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目录

- 第 一 章 四爷归来 / 001
- 第 二 章 许你一生 / 020
- 第 三 章 心有所属 / 028
- 第 四 章 被禁之爱 / 036
- 第 五 章 踏雪无痕 / 043
- 第 六 章 无心插柳 / 055
- 第 七 章 敢爱敢恨 / 062
- 第 八 章 风华绝代 / 072
- 第 九 章 螳螂捕蝉 / 079
- 第 十 章 不染白莲 / 085
- 第十一章 神魂颠倒 / 092
- 第十二章 梦里梦外 / 101
- 第十三章 小试牛刀 / 107
- 第十四章 瓮中捉鳖 / 114
- 第十五章 暗藏杀机 / 123
- 第十六章 风起云涌 / 131
- 第十七章 蛊惑人心 / 142

第 十 八 章	扰乱心田 / 156
第 十 九 章	说你爱我 / 161
第 二 十 章	争锋乱阵 / 170
第二十一章	惊心暗夜 / 175
第二十二章	情愫暗生 / 186
第二十三章	怀疑风波 / 195
第二十四章	冤家路窄 / 200
第二十五章	惊心试探 / 211
第二十六章	酒后乱性 / 216
第二十七章	东窗事发 / 222
第二十八章	卷土重来 / 232
第二十九章	怜悯之心 / 240
第 三 十 章	天罗地网 / 246
第三十一章	英雄救美 / 252
第三十二章	真相大白 / 259
第三十三章	捍卫真爱 / 264

一曲挽歌，几段风流；

千姿倾城，百年乱世。

我说，爱情来得容易，却带着苦涩，在爱情这场赌博中，我知道了什么叫作倾家荡产，我唯一的赌注，只有真心。

—题记

“倾寒，九姨太让你到她房里去。”九姨太的贴身丫头青梅傲气地冷眼瞧着沐倾寒，或许是在九房里的大丫头，青梅盛气凌人得如同主子一样，正在刺绣的沐倾寒眼眸动了动，心中一沉，知道这场灾祸怎么也躲不过了。

点了点头，收起自己的刺绣，站起身来。

青梅冷哼一声，“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主子？不过是个丫头，仗着有几分姿色，难不成还能够成凤凰？小蹄子一个！”

不还嘴，不是沐倾寒懦弱，而是三年来的经验告诉她，若想在这个复杂的纳兰家立足，必须多做事，少说话。

九姨太陈凤娇是纳兰老爷最宠爱的姨太太，五年前是名满淮池的一个戏子，长得妖艳，特别会迎合男人，把纳兰老爷迷得魂不守舍，就连大太太也要忌惮九姨太三分。

“这等货色，也敢拿到我面前来显摆？”

九姨太的房间自是纳兰府里最富丽堂皇的，装潢、摆设处处彰显着富贵，可谓珠光宝气。可是在沐倾寒的眼里，倒觉得太刻意了，倒多了几分俗气——自然这些话是不能说出的。还未进入内屋，便已经听到了九姨太尖细的嗓音。

沐倾寒是三年前被卖到纳兰家做丫鬟的，明白府中最强势的便是九姨太，见到她，从来都是低着头，绕道避让，顶多是在家宴的时候远远地瞧着九姨太的泼辣跋扈。这样第一次见面，还是第一次，且沐倾寒很清楚，这次绝对是凶多吉少。

“瞧你那穷酸样！也配到我们九房来？在外面候着，我去禀告九姨太。”青梅是恨极了沐倾寒的，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她嘴里说出的话，总是让人感觉吃了梅子一样酸得难受。确实，沐倾寒是大太太亲自点名在七小姐房间里伺候的大丫头，待遇自然是极好的，但此刻的沐倾寒，只是简单的淡墨色上衣，下裤也是青色的，恐怕是在财大气粗的纳兰府里最寒酸的一套丫鬟装了。

沐倾寒也不恼，只是颌首点头，在外面候着。

初冬的风，带着刺骨的寒意，将树枝上的最后一片枯叶卷落下来，刚好落在沐倾寒简单的发髻上，带着几分无奈和悲哀。沐倾寒不由得打了个哆嗦，果然，冬天，还是悄无声息地来临了。

淮池的冬天总是来得最早，去得最晚，对于一直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沐倾寒是极其不适应的，一到冬天，她的嘴唇总是乌青的，受不了寒气。

七小姐纳兰漓是个可人的女孩，在冬天的时候总会疼惜自己，尽量让自己在屋内做事。可是此刻七小姐正在学堂念书，想必青梅也是看准了时辰来找自己麻烦的。

在一阵又一阵的冷风吹拂下，沐倾寒清晰地听到了里屋的对话。

“九姨太，怎么？今个儿绸缎庄送来的料子不满意？”青梅的声音带着奉承，这是典型的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。九姨太冷哼了一声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什么淮池第一绸缎？我看跟戏里说的一样，横竖都是假李逵！姑奶奶想要置一身好看的旗袍，他们就拿这些货色糊弄我？这些次等货，姑奶奶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！”

早在府中听说九姨太仗着纳兰司令大人的宠爱，在家中横行霸道，咄咄逼人。现在看

来，一点也不假。沐倾寒心中不免将这个九姨太和大太太对比起来。

三年前，自己孤苦无依，被卖到纳兰家，起初是在大太太房里做杂活的丫鬟，只是在一次机缘巧合下，教同房的丫头识字，被大太太知晓。

那晚，大太太考了她们很多学问，自己都能够对答如流，大太太很是满意，便拨了自己给七小姐，成为七小姐的贴身奴婢。

大太太是传统家庭里出来的大家闺秀，气质和度量是九姨太望尘莫及的。但恰恰是这样，男人总喜欢九姨太这样的狐媚子女人，常常冷落温柔贤淑的大太太。

“九姨太息怒啊！不是我们绸缎庄没有上好的料子，是上好的料子都被分走了。”说话的是一位40岁上下的嗓音，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，也不枉费是个成功的商贾。

九姨太一听，语调立即变得森冷起来，“谁？谁这么大胆？每年的布料，不都是我最先选的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青梅也跟着仗势欺人起来。“好你个王老板，你眼睛瞎了不成？在你面前的可是九姨太，纳兰司令大人最宠爱的九姨太！信不信一枪毙了你？”

“好好，我说我说！是段家大少爷亲自选了一匹，剩下的，全被七小姐选走了。”

段家大少爷也回到淮池了？

沐倾寒眉毛一抖，对于这个段大少，她是早有耳闻，恐怕整个淮池无人不知晓大名鼎鼎的段大少吧？只是现在她在意的，是既然段大少已经从黄埔军校回来了，那么四少他……

脸上立即火烧火燎起来了。

那厢，却安静了下来，许久，九姨太才懒洋洋地说道：“段大少，还真有他爹都统大人的风范，这也就罢了。可是七丫头才几岁？就开始这样狐媚起来了？”

青梅立即上前提醒着，“九姨太，那丫头的贴身人还在外面候着呢。”

“九姨太别生气，再过三天，本店就会进一匹新的布料，是从英吉利商人那里买的，绝对上等，在冬日制作貂裘最好不过了。”那商人立即恭维地说着。

“你说的，若是还是让我不满意，非要了你脑袋不可，下去吧。”

好一个下马威——让自己在外面受冷，听着九姨太的行事风格，要知道，王老板在淮池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，眼下也对九姨太鞠躬哈腰的，九姨太如此做，无疑是在向

自己宣战。

“还在外面杵着干什么？难不成要我们九姨太亲自来请你？什么玩意儿！”青梅偌大的嗓门响彻整个园子。深吸一口气，沐倾寒低眉顺眼地走了进去。

外面寒风刺骨，里面却是温暖宜人，这就是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区别。

烧得旺旺的炉火，仿佛在嘲笑着沐倾寒的寒酸。

九姨太如同冬日里的玫瑰一样，灼灼地刺痛着每一个人的眼睛，即使沐倾寒低着头，她也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气势。

“她就是七小姐的贴身丫头，怎么没有什么印象？”九姨太懒懒地抿着茶水，青梅轻重有度地给九姨太捏着肩膀，答道：“听说是南方乡下的一个小丫头，这种下三烂的东西，怎么能够入得了太太您的眼睛？”

很明显，九姨太是很喜欢被人奉承的，闭着眼睛，抿着嘴笑着，“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，也能够成为七丫头的贴身丫鬟？那七丫头可是不好惹的主，看来也有几分本事的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今儿个九姨太您想吃鸽子蛋，可不就是这位有本事的丫头坏了事吗？”

沐倾寒倒吸一口冷气，青梅也太会颠倒黑白了。

那鸽子蛋一直都是由驯养家畜的丫头凝香负责的，只是那青梅欺人太甚，上次凝香做错事，青梅差点让人打断了她的手，今日凝香因为病重，仅有的三个鸽子蛋都打翻了，她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竟然有了寻死的念头。恰好路过的沐倾寒多少和凝香有几分交情，实在看不下去，便谎称是自己打翻的。

于是，沐倾寒便出现在这里了。

她也不怨，当她决定帮助凝香的时候，便有了这样的准备。

眼睛微张，九姨太斜着眼瞧着沐倾寒，一身的寒酸样，“七丫头不是最喜欢新衣服的吗？怎么，也舍不得给你置一身？”

这问话，得小心回答才好。

“回九姨太，七小姐常常对奴才们说，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府中，只有九姨太这样如明月动人的美人，才能够穿出美艳衣服的韵味。我们自知没有那个福气！”

沐倾寒低着头，不卑不亢，娓娓道来既没有直面九姨太的刁难，反而奉承了九姨太；也没有拂了七小姐的面子。在短时间内计划周详，连一直紧闭着双眼的九姨太都微微吃惊，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丫头起来。

青梅一听，恨得牙痒痒，原本以为九姨太一定会好好收拾这个女人，没想到，竟然让她占去了风头，便插嘴道：“好一个会说话的小蹄子！你以为你那花言巧语能够蒙混过关吗？九姨太可是你随随便便能够打发的？每日九姨太都要吃白果炖鸽子蛋，唯独今日没有进食，若是九姨太哪里不舒服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”

“奴婢知罪，请九姨太责罚！九姨太在府中英明无限，我等奴才都在九姨太的庇护下舒坦过日，更重要的是能够远瞻九姨太的倾城之颜，倾寒不但没有好好伺候好九姨太，还闯下大祸，请九姨太降罪！”

将对象抬得越高，那么对方越不好意思对付自己，这是兵书上写着的。

没有想到，小时候父亲逼着自己学的东西，竟然在这个复杂的纳兰府中用到。

九姨太这才缓缓地站起来，那“咯咯”的鞋子在安静的房间里响彻着，走到沐倾寒的面前，“好一张利嘴，老爷啊，一直夸奖七丫头嘴跟抹了蜜一样，看来是有高人指点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个府中木头一样的人实在太多，突然出现一两个伶牙俐齿的，倒是有趣，算了吧，也没有多大的事情，以后注意点就是，别让旁人听了，说我九姨太欺负七丫头的人。”

果然，一切如自己所料，心中石头放了下来，“谢九姨太！”

“太太！”青梅不依不饶地，九姨太瞄了她一眼，“到底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？你也不向这丫头学习学习，只知道给我惹事！”

“……”

九姨太瞧着自己涂得红红的指甲，独自欣赏起来，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倾寒，倾向的倾，寒冷的寒。”

“怎么感觉凄凄凉凉的？果然是个丫头命，抬起头吧，让我好好瞧瞧你。”九姨太随意一说，让沐倾寒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，额头上渗出丝丝的冷汗。

青梅嘴角立即上扬，“太太让你抬头，你耳朵聋了吗？”

咬着牙，没有办法，该来的始终要来。

沐倾寒抬起头，坦荡地望着高高在上的九姨太。

九姨太有一瞬间的惊愕。

好一张美人脸！

她陈凤娇在淮池也算数一数二的大美人，多少美女没有见过，可是眼下这个穿着简单

的女人，那一张脸，却给她一种不能呼吸的震撼。冷若冰霜的脸颊，娥黛悠远，清澈明眸，如会说话的清泉，高挑的鼻子，带着几分紫色的樱桃嘴，如一幅水墨画一样，给人冰冷的纯净，太美了，美得如同雪地里的精灵。

咽了咽口水，连阅人无数的九姨太都不得不觉得惊艳。

戏文里都说美人冷，眼前的，才是真正的冷美人。

沐倾寒心中一阵慌乱，她最害怕的便是九姨太这样的神情。她只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，但是无奈这张脸，这容貌，总给她带来太多的麻烦。

太美丽的女人，也是一种罪过。

九姨太立即转身，亲自倒了一杯茶水，换上了盈盈的笑容，“七丫头那里可真是风水宝地呢，连丫头都长得这样的俊，真是让我羡慕，哟，这水怎么不热了？倾寒啊，你去把那刚好烧滚的水拿来，给我斟茶，可好？”

“是。”沐倾寒规矩地起身，不出几步，便提着冒着滚滚水汽的水壶走了过来。

九姨太给青梅递了一个眼色，青梅立即伸出脚。

不出意外地，沐倾寒跌倒在地上。

“啊！”

滚烫的开水，从高处浇灌了下来。

一阵凄厉的叫喊，响彻整个纳兰府。

天空，开始飘起了雪，这是今年淮池的第一场雪。

当穿着上好蓝衣黑裙的七小姐纳兰漓猛地踢开房间门的时候，沐倾寒正在给自己的双手上药膏。

早些时候在九姨太房中发生的一切，历历在目，如同一个噩梦一样。好在除了双手被烫伤以外，其他的没有什么大碍。这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，多少九姨太还是看在纳兰漓的面子上放了自己一马，谁不知道纳兰司令大人有八个儿女，最疼爱的还是这古灵精怪的七小姐纳兰漓。

“倾寒！倾寒姐姐！快快，快给我换衣服，我实在是受不了这身学生服了，难看死了。”纳兰漓芳龄十六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别有神，粉雕般的脸，让人一见就特别喜欢。沐倾寒记得她待在七小姐身边三年时间，从未看见七小姐伤心落泪过，是个坚强倔强的好女孩儿。特别是对沐倾寒，如同对待亲姐姐般好，从不打骂苛责，沐倾寒也用心地伺

候着这个美丽的小姐。

沐倾寒忍住手中的疼痛，帮着纳兰漓脱着衣服，纳兰漓就是这个习惯，对外貌和衣服无比在乎，最讨厌的事情便是穿那套她所谓的“土得掉渣”的学生服，不一会儿，已经穿上了新做的上好衣服。

还是上衣短裙，却已经天差地别，将富家小姐的风姿展露无遗，都说吾家有女初长成，一点也不假。

手中抱着七小姐换下来的学生服，沐倾寒是无比钦羡的，她多么希望能够穿着这套寒酸的衣服去学堂上课啊。而纳兰漓却最讨厌去学堂上课，不认真学习，做她喜欢做的事情。果真是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城外的人想进来。

“倾寒姐，我漂亮吗？”纳兰漓对着镜子左右摇晃着，不断地把弄着自己的新衣服。沐倾寒笑了笑，“我的美小姐，世界上你都不漂亮的话，就没有美人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纳兰漓的脸沉了下来，盯着沐倾寒的脸片刻，然后笑了起来，“倾寒姐你就比我漂亮多了！”

“七小姐……”

沐倾寒有点不知所措，好在纳兰漓突然笑着说道：“不过我一点也不嫉妒！倾寒姐说我好看，我便是好看的。只要我以后喜欢的男子也觉得我好看，只喜欢我一个便好，我才不管别的女人比我好看不好看呢。”

这就是七小姐纳兰漓，总是口无遮拦的。沐倾寒笑弯了腰，道：“真是不害臊，看我不禀明了大太太，让大太太去问问，那学堂里的老师都教些什么东西！竟然让我们大小姐说出这些话来！”沐倾寒只有在纳兰漓面前才不用提心吊胆、处处小心，而是如同和一个小妹妹说话，那么轻松和随意。

“哈哈！”纳兰漓扬起那张温暖迷人的脸颊，自信满满地说：“我才不稀罕那些老师讲些什么呢，反正有我爹爹在，淮池就永远是我的王国！我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公主！还有，我也敢保证，你啊，才不会告我的状呢，我还不知道倾寒姐是最疼我的吗？”如同一个小孩子一样，纳兰漓一直往沐倾寒身上蹭——这是纳兰漓的拿手好戏，明明是一个强势的姑娘，却总是爱撒娇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弄脏了你的衣服！”沐倾寒实在拿她没有办法，只能投降。

纳兰漓这才满意地走到西洋镜前，开始戴珍珠玉坠，这对玉坠是她最爱的四哥从外省

给她寄回来的，除非是重要场合，她一般不会轻易戴上的。看着纳兰漓这个举动，沐倾寒心中已经开始猜测，莫不是四少爷快回来了？想到四少爷，她便立即脸红心跳。

“对了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汐月那丫鬟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，你被九姨太叫去了？你不是一向都躲她远远的吗？怎么突然让你过去？可曾为难你了？”纳兰漓一面戴着首饰，一面漫不经心地询问着。

手中拿着衣服，刚好遮住了被烫得通红的手，沐倾寒的眼睛黯淡了下来，“没有，九姨太也是关心七小姐的饮食健康，唤我问了几句而已。”

“那就好，那个女人若是敢欺负你，我饶不了她！狐媚女人，就知道在爹爹面前装骚！看了就心烦，若是敢碰了我的人，我不会给她好果子吃！”纳兰漓的个性，总是说到做到，看起来不过16岁，却一点也不辱没了司令女儿的身份。

这也是沐倾寒选择息事宁人的原因，她只想安稳地过日子，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万万不能因为她而闹出什么差池才是。

总算是打扮好了，纳兰漓很喜欢今天的打扮，转头瞧了瞧精神不是很好的沐倾寒，“你又害冷了是不是？要不今天晚上你就别出席宴会了？”

“宴会？”沐倾寒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。

纳兰漓先是一愣，立即恍然大悟起来，不自觉地使劲拍了一下手，“哎，我的记性！我都忘记了，我没有告诉你是不是？四哥今天回来了，四哥，我最爱的四哥从黄埔军校回来了，晚上就到家里了！我都快开心死了，你没有见过我四哥对不对？你来的时候我四哥刚好去学习，我四哥啊，是世界上最……”

“七小姐……”沐倾寒打住了纳兰漓的自言自语，憋红着脸，“我无碍的，我想瞧一瞧，瞧一瞧小姐每日都念叨的四少爷。”

沐倾寒的心，都快要跳出来了。

三年，三年了，她每日都是数着日子过来的。

她等待的，就是今天。她怎么可能不去呢？

有一点，纳兰漓是不知道的，沐倾寒早在三年前，便见到过四少爷纳兰澈了。

那一年，很大的风雪，迷离了双眸。

第一次来到北方，第一次来到淮池，第一次感觉什么叫作痛不欲生。

她衣不蔽体，满身的伤痕和泥浆，只有一双眼睛，还是清澈的。

来到纳兰府，只看见领头的官兵和纳兰家的管家说了几句，她们几个人，就算是纳兰家的仆人了。

“你们，都给我进来！”管家对着十多个女仆说道，沐倾寒体力实在不支，原本走在最后她，一个踉跄倒在了门外。那时候的她万念俱灰，原本她是南方沐家的大小姐，一个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千金，却在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，身份、地位、家人，她甚至不能说出自己的姓，她是罪人之女。

眼睫毛眨了眨，无比空洞地瞧着一片片雪花飘在自己的身上，如果就这样死了，也不会有人在乎和关心的。

恍惚，一把鹅黄色的油纸伞出现在了她的眼瞳中，不断放大。

“你受伤了吗？”

温柔的话语，如同阳光，直直地照射过来。

沐倾寒只觉得，天地间都变了一个模样。

原来，真的有东西，可以一眼万年。

.....

纳兰漓的手在沐倾寒的面前摇晃着，沐倾寒这才反应了过来，“小姐。”

“发什么愣呢？我让你快点去换衣服，晚点四哥就回来了，爹爹今天要去段家，没空来给哥哥接风，但是爹爹交代了，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的！”纳兰漓只要一提到她的四哥，整个人如同脱了缰的野马般兴奋，脸上的笑容都快要溢出来了，没有在意一向稳重的沐倾寒今天的反常。

埋着头，沐倾寒立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将赤朱檀木衣柜打开，瞧着她亲手缝制的一套衣服，脸上红晕点点，女为悦己者容，说的一点都不假。

那个时候的自己，邈邈不堪，他一定不记得自己了。

但是，他却扎根在了沐倾寒的心里，深深地，久久地，甜蜜地。

当沐倾寒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连纳兰漓都不由得扬扬眉，只见沐倾寒一身的碧色绸子衣，衣服上是她自己一针一线绣的梅花冬景图，绣摆也是花了心思的荷叶边，特意将腰身缩了缩，让沐倾寒完美的身段一览无余。

“好你个狐狸精，平日里装低调，现在是想和我比比谁更美吗？”纳兰漓佯装着生气，沐倾寒刚想解释，却被纳兰漓拉着手臂催促着：“好啦，好啦，知道你没有这个胆子！你

穿着体面点，我脸上也有光的，你也不瞧瞧平时你穿的那些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欺负你来着，走吧走吧……”

被纳兰漓这样拉着，手臂上的伤痛仿佛都不怎么疼痛了，因为她现在走的每一步，都是梦中魂牵梦绕的场景。

明晃晃的客厅里，除了司令大人去了段都统处，大少爷纳兰泽远在安阳警察厅，各房的太太们和少爷小姐们都到齐了。纳兰司令总共娶了九房夫人，除了三姨太在生七小姐的时候难产而死，五姨太清修，其余几个太太们都还健在。大太太始终坐在主位，慈爱地展示着一家之母的风范。

依次下来是胆小怕事的二太太，年老色衰的四太太，最爱嚼舌根的六太太，低调的七太太，八面玲珑的八太太，最光鲜靓丽的九姨太。

一家人好不热闹！

沐倾寒站在角落里，那里是属于她的专属位置，静静地瞧着这一大家子，此刻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，但是到底有多少笑容是发自内心的？沐倾寒总是冷眼地瞧着这一幕幕戏剧，一个比一个演得好。

“夫人！夫人！”

管家老徐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让本来吵闹不堪的房间立即安静了下来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四少爷来了！”

几乎是一瞬间，大家的眼睛都齐刷刷地对准了那扇朱红色的大门。

一双军靴踏了进来。

气宇轩昂。

一身的戎装，笔直的站姿。如同太阳，灼痛着大家的目光，太明艳了。

沐倾寒屏住呼吸，三年前，四少爷纳兰澈只是一个有点书卷气的贵族少爷，此刻，已经完全蜕变成铮铮铁骨的青年了！不变的，还是那双深情的明眸和那张英俊潇洒的面容。那是从画卷中走出来的美男子。

“澈儿！”

大太太已经忍不住飙泪了，迎了上去。

“母亲！”

纳兰澈眼眶也是湿润的，大太太是四少爷的生母，且是八个子女中最优秀最俊朗的一

个，母子的感情一向甚好。大太太的手，附上了纳兰澈浑然天成的白玉脸，老泪纵横，“我的儿，你瘦了。”其实在母亲眼中，自己的子女在外面生活，总是觉得他们过得不好。

“母亲，儿子过得很好，儿子长大了，成人了，回来了。”纳兰澈脸上始终带着笑容，给人一种特别安稳的气息，一别三年，不管是气质还是体格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六太太冷哼了一声，故意高了几个音调地说道：“清啊，你看你四哥，多么威风啊，一家人都来为他洗尘！羡慕？谁让你是个不长眼的东西？在家里不闻不问的，亏得你还姓纳兰，真是作孽！”纳兰清是六太太的儿子，比纳兰澈小几岁，但是资质平平，胆小如鼠，在八个子女中，最不得纳兰司令的喜爱，也是六太太心中的一根刺。

纳兰清只能低着头，不说话。

大太太怎么不明白六太太的意思，立即抹干眼泪，她是主母，不能坏了规矩。“好了，快去见见你的姨娘们，还有你的兄弟姐妹们。”

纳兰澈从小生活这样的家庭中，怎么会不知轻重，立即让副官带着礼物，一一对长辈们作揖，“这些都是舶来的玩意儿，给各位姨娘瞧瞧，也表达澈儿的孝心。”

“不愧是我们的四少啊，真是有心了，真是个好孩子，难怪老爷最喜欢四少你了。”四太太瞧着自己从未见过的舶来唇膏，也忍不住喜悦。八太太一听，脸立即堆满笑容，“四太太这话说得有点奇怪，老爷虽说也喜欢四少，可这眼下不是还有九姨太的八少爷吗？老爷这两年可是喜欢得紧呢，您说是不是啊，九姨太？”八太太立即将矛头丢了出去，九姨太闻着香水味，脸色立即沉了下来，“我们八少爷还小，四太太说这些，未免也太早了点。”

“我……”四太太没有孩子，胆子一向又小，眼下只能吃闷亏。

还是大太太打圆场，“好了，好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老爷何曾偏心，哪一个小姐、少爷不是一样疼？一个个都是正经的主子，不怕让下面的人笑话！”

几个太太口服心不服地都不说话了，吃着茶，仔细观摩着四少带来的礼物。

“四哥！”纳兰漓实在等不了了，上前撒娇般地抱住自己的哥哥，“七妹？你都长这么高了？啧啧，都出落成大美人了，你四哥都快认不出来了！”

“嘻嘻，那当然，四哥你可是去了整整三年，不是三天！”

七小姐纳兰漓生下来就没有了娘，司令大人怜惜她，便把七小姐放到大太太处养大，纳兰漓和纳兰澈从小一起长大，自然感情要好些。大太太捂着嘴笑，瞧着这一双儿女，男

的俊，女的俏，都是自己的功劳啊，笑容都快要溢出来了，“可不是，你七妹天天在我耳边叨念着你，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一首歌，今天给你个惊喜呢。”

“果真？”纳兰澈的眸子立即亮了起来，和寒星一样，落在了沐倾寒的眼中，心中，暖暖的，温温的。

纳兰漓仰着头，笑得肆无忌惮，“可不是，我们外文老师教给我们的，是《圣母颂》，老师说唱得特别好听，但是这首歌要有人弹钢琴才行，家里虽有钢琴，却没有人会弹，我还是清唱几句吧。”

不忸怩做作，这是纳兰漓的特点，也是让人喜欢的原因，在她前面还有四个纳兰小姐，哪一个不是害羞地站在人群身后？哪有纳兰漓这般的大方、大胆。

纳兰澈摸着自己妹妹的头，“虽然美中不足，但是只要是我七妹精心准备的，在为兄心中，都是极好的。”

青梅立即小声地在九姨太耳边喃喃了几句，九姨太的媚眼立即扫视到了站在暗处的沐倾寒，那个美得让人嫉妒的女子，竟然换了一身让人惊艳的衣服！九姨太冷哼一声，带着若有似无的笑容，“这也不一定，好像七丫头的贴身丫鬟，会弹那个洋玩意儿呢，那日我刚好经过大厅，正纳闷是哪一位高人在弹钢琴，竟然是这个丫头！想来七丫头那里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，连丫鬟也有几分本事。”

太太太的眉头立即皱了起来，入府时她曾经对沐倾寒交代过，切不能露才华，低调行事。

沐倾寒心中一惊，九姨太什么时候瞧过自己弹钢琴？只有那日几位太太们都去打牌了，她瞧着一直没有人弹钢琴，心痒不已，才悄悄弹了一首，只有青梅撞见。

大家齐刷刷地将目光堆积在一直处于暗处的沐倾寒身上。

还是纳兰漓反应快，“她是被我逼着学的，只是一直都弹不好，怕扫了大伙的兴致。”

“弹得好还是不好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，不是吗，七丫头？”九姨太摆弄着自己红红的指甲，慵懒地说道。

纳兰漓毕竟是个小丫头，脸立即涨红了。纳兰澈拉住了妹子，宽慰着：“那就麻烦你和你丫鬟给我来一曲吧，《圣母颂》我可是听过很多次的，若你表现不好，你的礼物就没有了。”

骑虎难下，纳兰漓走到沐倾寒身边，小声嘀咕着：“委屈你了，你行吗？”